

# 单霁翔新书《人居香港：活化历史建筑》面世：解读香港故宫筹建 寄意历史活化传承



我和单霁翔院长相识多年，合作无间。2007年11月，我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局长身份首次访京，拜访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。当时我向他介绍香港文物保育的新政策，包括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”，并请他推介内地专家协助修复景贤里。其后十多年，我们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紧密合作，携手推动多个重要的文化项目，包括筹建位于西九文化区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。

我要感谢单院长一直对香港文物保育和文化传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他学识渊博，文化视野广阔，对传承文化有赤子之心，对香港有深厚的情谊。在个人层面，我和单院长建立的友谊，是我公生生涯中的一大收获。我深信他会继续关心香港在“一国两制”下的文化事业；我也对香港在发挥中西文化荟萃优势，讲好“中国故事”、“香港故事”充满信心。

——林郑月娥（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）



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

供了全额经费的捐款；许荣茂先生慷慨出资1.3亿港元，使《丝路山水地图》“回家”；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慷慨捐赠35亿港元，资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舍建设……

同时，香港各界人士助力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文化情怀也让我印象深刻。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虽然相隔千里，但是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。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，就有包括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等重要文物经香港回归故宫博物院。事实上，很多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都有着香港的烙印。

1999年，故宫博物院启动了建福宫花园重建工程。陈启宗先生创建的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，为建福宫花园重建工程提供了一份文化自信，更可以为香港吸引更多海内外博物馆爱好者，提升香港成为拥有国际重量级博物馆的文化之都。

未来，我祝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成一座有温度、令人震撼、不虚此行博物馆。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进700多万香港同胞、7000多万大湾区居民和世界各国民众的生活中，让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增添一条文化桥梁和纽带，使“东方之珠”更添魅力。

加强文化交流和博物馆领域的合作，无疑是增强城市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的直接手段，更可以使广大民众了解香港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。

单霁翔：我接触到的香港人士，无论是文化官员，还是文化学者、博物馆同仁、社会企业家，他们不但拥有国际视野，而且了解国情、善用中西兼容的文化优势，这是香港助力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积极力量。

故宫与香港：凝结深长的文化渊源和家国情怀

祝福与期待：成为有温度令人震撼的博物馆



「活化」与「伙伴」：寸土寸金的香港如何保护历史建筑

看寸土寸金的香港如何保护历史建筑

羊城晚报：您的新书《人居香港：活化历史建筑》聚焦香港建筑活化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本书写作的初衷是什么？

单霁翔：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际都会，但是香港并非“文化沙漠”，在香港的高楼大厦间，不少历史建筑保存至今，见证着香港的历史变迁。香港政府开拓创新，探索出一条更具适应性和操作性的模式来保护和利用历史建筑。这些经验值得内地借鉴，而传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香港经验和香港故事正是《人居香港：活化历史建筑》的写作初衷。

2002至2019年，我先后在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工作。这一时期因为工作需要，我曾十余次访问香港，实地考察香港的历史建筑保护现状，感受香港历史建筑保护理念和实践的迅速发展。

香港虽然地域面积不大，但是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，有8000多栋历史建筑，它们见证了香港城市发展，也承载了集体记忆。但是在寸土寸金的紧凑型城市发展中，历史建筑一度面临拆除还是保留、保留多少、如何可持续保护等问题。

羊城晚报：这项计划的关键在哪里？

单霁翔：这项计划的关键在于“活化”和“伙伴”。“活化”的概念就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的生命、新的用途。关注如何为历史建筑加入新的内涵，发挥它们的实用价值，从而避免被动的保存，将历史建筑融入现代社会生活。“伙伴”指在运作模式中，历史建筑一度面临拆除还是保留、保留多少、如何可持续保护等问题。

如今，共22处历史建筑（群）被列入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”项目，其中5个“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”项目摘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，受到国际认可。

羊城晚报：您作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筹建负责人，对香港本地带来的文化效应、社会效应有何期待？

单霁翔：长期以来，香港一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而受到世人瞩目。但一个国际大都会没有世界级的博物馆，或少了几分深邃与厚重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建设，无疑是香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，将有利于香港成为国际文化都会的愿景，也有利于故宫博物院走向国际、走向大众生活的发展策略。

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交汇之地，我们希望借助博物馆的平台，通过更多展览直观的方式，向更多香港民众展示中华传统文化，向更多国际友人宣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院开放后，香港民众不但能在这里看到难得一见的故宫文物藏品，还能听到著名文物专家的讲座。“数字故宫”更能让观众实现“身在宫外，心在宫内”的感觉，在这里还能把故宫文化创意产品带回家。

我们希望青年学生更有机会参与故宫知识课堂活动，学到更多传统文化知识。通过教育及推广活动，包括为青少年提供交流和实习，以加强对历史、文化和艺术的认识，更加深入地了解故宫文化，让香港与内地的文化血脉更加相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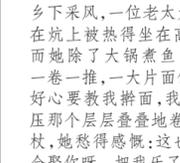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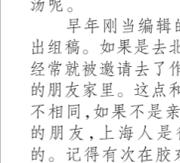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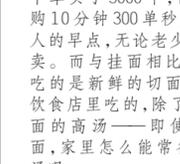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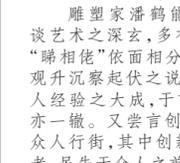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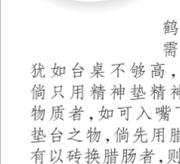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：“香港故宫”开放只是第一步，您对其后续发展有何期待？

单霁翔：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建设，既可以使故宫博物院得以践行中华文化传承的长远承诺，也可以使香港博物馆界增加一份文化自信，更可以为香港吸引更多海内外博物馆爱好者，提升香港成为拥有国际重量级博物馆的文化之都。

未来，我祝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成一座有温度、令人震撼、不虚此行博物馆。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进700多万香港同胞、7000多万大湾区居民和世界各国民众的生活中，让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增添一条文化桥梁和纽带，使“东方之珠”更添魅力。

加强文化交流和博物馆领域的合作，无疑是增强城市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的直接手段，更可以使广大民众了解香港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特殊地位和贡献。

单霁翔：我接触到的香港人士，无论是文化官员，还是文化学者、博物馆同仁、社会企业家，他们不但拥有国际视野，而且了解国情、善用中西兼容的文化优势，这是香港助力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积极力量。



【大珠小珠】林楠 广州画家

## 大师潘鹤

雕塑家潘鹤言精神之高，需有物质垫脚。犹如台桌不够高，需有物质垫脚。倘若用精神垫精神，实难垫起。物质者，如可入嘴下肚，则更妙；垫台之物，倘先用膳肠垫起，则自有以转换膳肠者，则台可承高矣。

雕塑家潘鹤能用市井之言谈艺术之深玄，多有奇趣。尝言“睇相佬”依面相分好坏现善恶，观升沉察起伏之说，乃集人类学人经验之大成，于艺术之类型化亦一辙。又尝言创新云云，犹如众人行街，其中创新者犹行急者，虽先于众人之前，亦在众人目中，乃知其先行，亦知其创新。设

若行先至于众人视线外，行虽为先，而众人无从寻他，当误斯人近矣。虽创新而不为人知。故先行者倘与众人携手，又先行半步，步步行开，则真是创新耳。

潘鹤曾患盲肠炎，首次手术不佳，化脓溃烂，又开刀，又不佳。后养胖，再开刀，亦未善，又再养胖，再开刀。反复近两年，腹部常用绷带护住，出入医院，如登堂入室。

潘鹤以雕塑名，每至外地，则多作水彩。自制写生盒，精巧细小，以铁香烟盒改装，藏之衣袋，方便之至。所画水彩，多调子气氛，不事细描，卓然大师风气。

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小区，团购最容易秒光的不是蔬菜肉蛋，而是——面包与包子。记得一次团购包子，小区里竟然下单买了3000个，而某次面包团购10分钟300单秒光。因为上海人的早点，无论老少，都习惯点外卖。而与挂面相比，上海人平时吃的是新鲜的切面，平时也是到饮食店吃的，除了浇头多，尤其面的高汤——即便在筒的阳春面，家里怎么能常备那样一锅高汤呢。

早年刚当编辑的时候，经常外出组稿。如果是去北方，聊得投机，经常被邀请去了作者甚至刚认识的朋友家里。这点和上海人的习惯不相同，如果不是亲戚和极其熟悉的朋友，上海人是很少往家里带的。记得有次在胶东，朋友带我去乡下采风，一位老太太烧了炕，我在炕上被热得坐在高高的被垛上，而她除了大锅煮面，还做手擀面。一卷一推，一大片饼越推越薄，她好心疼教我擀面，我却使足了力气压那个层层叠叠地卷着面片的擀面杖，她愁得感慨：这也不会，以后谁会娶你呀。把我乐了半天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

那天傍晚，一名朋友约我到她的住宅区去辨识可食用的植物。我们找到了三敛树、萎叶鸟巢蕨、龙船花、炮弹树，等等，心情十分愉快。天色渐黑，我们意犹未尽，继续地走呀看呀谈呀，不意一个趔趄，我摔倒在地，手部剧痛，查看时，发现手背被尖锐的石块割开了一条裂缝，血流如注，伤势不轻。

这时，我遗憾而又难过地发现，有一条大约一寸半的伤疤，凸起，成S状，穷凶极恶地蜿蜒在手背上。

想到这丑恶的疤痕将与终生相随，心情沮丧；更为不堪的，是朋友说没受伤的探问，甲乙丙丁、子丑寅卯，一看到就问，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：“你的手背，怎么啦？”我像个白头宫女，细说从前；说着，说着，觉得自己成了祥林嫂，连自己都厌弃自己。

折腾了好几周才痊愈，相对而坐之后，她忽然看着我微笑，问道：“喂，你养了宠物？”明知我一向不爱养宠物，怎么她会问这个问题呢？看到她一脸迷惑，她指了指我的手背，调侃地说：“瞧，你养了一条小蜈蚣啊！”定睛一看，哎哟，真的像蜈蚣呢！气风发，斗志昂扬。我笑得打跌，越看越爱——有只活物长相伴，不寂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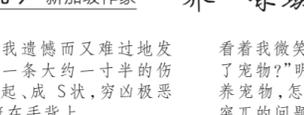
自此，有人问起，我便高兴地说：“这是我养的宠物蜈蚣。”闻者莫不大笑。

【夜阑听风】彦火 香港作家

《大公报》一百二十周年纪念，大公、文汇报集团李达宏总编发了一个信息给我，希望我写一篇“我与《大公报》”。

我对他说，让我想一想。其实我与《大公报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后来一付：“我真正的与《大公报》没有半点关系吗？”为什么《大公报》这个名字于我特别感到亲切呢？我一直在寻思。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在我的平生所结交的师友中不乏《大公报》的前辈，比如，早年主编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先生，还有由沈先生延聘的得意门生——萧乾，而后是当过《大公报》翻译的金庸先生。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

遥控器的隐喻

观众也是憋久了！从来不缺观众热情，缺的是配得上这种热情的优秀作品。《梦华录》般的追剧热，开播10天就突破15亿播放量，一度飙升至8.8分的豆瓣评分，也是久违了。网播剧的好处是，不仅在即时热度中感受观众的存在，还能在互动社交中深度参与：分享、吐槽、催更、与主创聊、让主演陪看。

几个追剧的小朋友刚参加完“大结局点映礼”，在朋友圈里兴奋地步分享了与刘亦菲、陈晓、柳岩、林允等主创在直播中见面的场景，一边追剧看剧中人的最终命运，一边体验剧中人走到身边陪看结局，这种仪式感满满的奇幻体验，是过去不敢想象的。

想起自己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追剧时的情景，追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榜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14寸黑白电视常有雪花屏，每天一两集，周末无加更，不时还停播，热情一点不比现在差。从前慢，那种隔着屏幕对主演的膜拜，那种等待今晚剧情的急切，那种很久后从报纸上读到剧评带来的共鸣，那种收藏主演贴画的爱好，至今难忘。

时代不一样，但观剧心情都是一样的，谁不想催更呢？谁不爱跟作为“大众情人”的主演聊呢？传统观剧体验中，受技术和观念所限，多元的需求只能被窄化为被动的等、被动的看，网络互动的优势，让这些被压抑的多元需求得到了正当的呈现。

实际上，媒介技术的进步是一个不断扩展选择权，让更多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，“遥控器”是一个深刻的隐喻：最早没有遥控器，调台旋钮只有有限几个可选。影视文化产品越来越丰富，遥控器带来了自由，可以坐在沙发上随意按键切换。网络剧这种自由进一步延伸，用户遥控器的“遥控权”扩展到了比卧室更远的地方，即时弹幕，催更加更，让主演走进直播间面对面，甚至能在互动中介入内容生产，影响主演人选和结局安排。

【如是我问】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《高僧传》系德高望重的僧人传记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第一部《高僧传》为梁朝慧皎的十四卷，之后有唐代道宣的三十卷、宋代赞宁的三十卷、明代如惺的八卷。以上四传合称为《高僧传》。后来“高僧传”成为以佛教史学中的体裁——僧传的例证。

【毕业车票】图/文 王闳九



6月中旬，在福建漳州闽南师范大学校园内，福建漳州闽南师范大学学子们手持“毕业车票”合影留念。

“D”字车次的动车终点站为“前程似锦”，年月日、车次、车号等信息一应俱全，每串阿拉伯数字都耐人寻味，唯票价处标明“无价”。广告语：前路浩浩荡荡，万事皆可期待。右下角二维码下三个大字：毕业号。

牛啊，如此创意！随手拍创意邮箱：ycwbwyb@163.com

【名人与高人】

尽管从晋至梁，世上曾出现不少部僧传，但都没有形成完整的、统一的僧传体系。慧皎之前有宝暕所撰的《名僧传》，尽管为世所重，但慧皎却认为大多是鱼目混珠。因此他将“名僧”改为“高僧”，专门对那些他认为既有高尚品德，也有优秀学识的“高僧”作传。

早在罗马化时代，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撰写过一部《希腊罗马名人传》，因为书中所记载的50位“名人”的确是当时希腊和罗马最著名的军事和政治人物，例如凯撒、安东尼、梭伦，等等。普鲁塔克所选择的人物，是改变历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名军事、政治人物，并非他们的道德。因此，汉语中译作“名人传”我觉得是确切的。

《高僧传》系德高望重的僧人传记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第一部《高僧传》为梁朝慧皎的十四卷，之后有唐代道宣的三十卷、宋代赞宁的三十卷、明代如惺的八卷。以上四传合称为《高僧传》。后来“高僧传”成为以佛教史学中的体裁——僧传的例证。

慧皎(497-554年)生活的时代，梁武帝崇信佛教。社会上大量能言善辩、夸夸其谈的人，僧伽队伍中也不乏能文善辩者，而真正修行实行之人并不为时人所重视，当时的价值尺度是看一个人是否有名。尽管僧伽之中也有名僧高德，但一般人崇尚的却是口出狂言、自我吹嘘者。慧皎为了矫正时弊，于是提出以“高”字为标准来作为编集僧传的标准。